

<<上海往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上海往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5202090

10位ISBN编号：7545202090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作者：毕飞宇

页数：29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上海往事>>

前言

我时时刻刻在和这个世界较劲，然后，隔三差五弄出一本书来。
我较劲的方式很简单，尽一切可能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内心。
二十年了，我一直都在重复这件事。

我所理解的创造就是重复。
对我来说，没有一次重复是一样的。
正如我的健身教练所要求的那样——重复一次，八；再重复一次，九；再重复一次，十。
杠铃是一样的，重量是一样的，我的每一个动作也是一样。
可是，只有我知道，这里的“一样”是多么地不一样。
第一下，我游刃有余，第三下，我余勇可贾，到了第十下，我必须使出我全部的力量。
为此，我的血管爬满了我的身体。

我轻。
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，我知道我有多轻。
谢天谢地，不只是我一个人能够体会并表达这种轻。
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，我第一次从昆德拉那里听说了这样的感受，他使用了一个令人窒息的词：不能承受。

我为此感动了很久。
轻的人却又是勇敢的，具体的表现是他从来不惧怕重量。
这有点矛盾了。
这不矛盾。
中国的老百姓用极度俚俗的语言揭示了这个矛盾的人生哲学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

<<上海往事>>

内容概要

《上海往事》讲述乡下少年唐水生来到大上海，被安排在当红舞女小金宝身边服侍。小金宝是帮会头子唐老爷的情妇，但心中却爱着唐老爷的兄弟宋约翰。而宋约翰与小金宝虽有私情，却一心只欲取得唐老爷的地位。一次黑帮仇杀后，小金宝和水生被送到乡下，后又和老爷一起躲到一座孤岛上，扰乱了一对孤寡母女桂花嫂和阿娇的平静生活，另一场内弛外张的人性斗争静静上演。最终宋约翰一派功亏一篑，桂花嫂被灭口，大获全胜的唐老爷要带回阿娇栽培为下一个小金宝，他饶过一命的小金宝，却出于对爱情和人性的双重绝望，选择了自杀身亡…… 《上海往事》文笔细腻，可以说比电影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更为精彩。本书另收录中篇小说《孤岛》《楚水》《明天遥遥无期》，皆为叙述清末民国时期故事的中篇小说，全面展示了民国时期社会风貌，充满了动人的民国风情。

<<上海往事>>

作者简介

毕飞宇，男，著名作家，1964年1月年生于江苏兴化大营乡陆王村，1983年考入并在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，从教五年。

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著有中短篇小说近百篇。

代表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《是谁在深夜说话》、《哺乳期的女人》等；长篇小说《平原》、《推拿》。

被誉为：“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”。

现供职于南京《雨花》杂志社。

<<上海往事>>

书籍目录

自序孤岛上海往事楚水明天遥遥无期

<<上海往事>>

章节摘录

上海往事 那时候不叫南京路，叫大马路。事情有一半就发生在大马路旁边。要我说，我还是喜欢上海的那些旧名字，一开口就是大上海的味道。有些东西新的招人喜欢，有些就不一样了。就说名字，不管是人名还是地名，总是旧的好。旧的有意思，有嚼头，见得了世面。旧名字不显山不露水，风风雨雨、朝朝代代全在里头，招一格全是故事。名字一换香火就断了，听在耳朵里再也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我是怎么到上海来的？
全是命。
你要相信命。
多少人在做上海梦？
他们的梦埋进了黄土，深更半夜变成了鬼火还在往上海冲。
可我十四岁就成“小赤佬”了。
叫“赤佬”是上海骂人的话，不好听。
话要反过来说，你不到上海你能成为小赤佬？
谁不想上大上海？
十里洋场呐！
可你来得了吗？
来不了。
老天爷不给你洋饭碗，你来了也活不下去，你连路都不会走。
那时候上海人是怎么说的？
“汽车当中走，马路如虎口。”
喇叭一响，你还没有还过神来，汽车的前轮就把你吞了，后轮子再慢慢把你后出来。
你的小命就让老虎吃掉嘍。
我扯远了。
上了岁数就这样，说出去的话撒大网都捞不回来。
——我怎么来到大上海的？
还不就是那个女人。

所有的下人都听说小金宝和唐老爷又吵架了。小金宝的嗓子是吵架的上好材料。老爷最初对小金宝的着迷其实正是她的嗓子。老爷常说：“这小娘们，声音像鹅毛，直在你耳朵眼里转。”老爷说这几句话时总是眯着眼，一只手不停地搓摸光头。他上了岁数了，一提起这个年轻女人满脸皱纹里全是无可奈何。但老爷身边的人谁都看得出，老爷的无奈是一种大幸福，是一种上了岁数的成功男人才有的喜从心上来。老爷是上海滩虎头帮的掌门，拉下脸来上海滩立马黑掉八条街。洋人在他面前说话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节制。但老爷到了晚年唐府里终于出现了一位敢和他对着干的人，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年纪可以做他孙女的俏丽女人，一个罂粟一样诱人而又致命的女人。她不是老爷的妻他不是老爷的妾。老爷只是花钱包了她，就是这样一个骚货和贱货硬是把老爷“治住了”。唐府的下人们私下说，男人越是有了身份有了地位就越是贱，人人顺着他，他觉得没劲，有人敢对他横着过来，他反而上痛了。

<<上海往事>>

男人就希望天下的女人都像螃蟹，横着冲了他过来。

小金宝是个什么东西？

男人的影子压在身上也要哼叽一声的货，她就是敢把屁往老爷的脸上放！

老爷挠着光头就会嘿嘿笑。

下人们心里全有数，他就是好小金宝的这一口！

老爷在英租界的上好地段为小金宝买了一幢小洋房。

这么多年来小金宝一直叫喊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贴身丫头。

老爷给她换掉五六个了。

老爷弄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仇恨小姑娘，长短肥瘦都试了，没有一个合她的意。

老爷不高兴地说：“换了这么多丫头，你总不能让我给你找个带把的吧？”

”小金宝白了老爷一眼，扭了腰说：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我们没把的伺候你们男人，为什么带把的就不能伺候伺候我？”

”老爷一脸无奈。

老爷顺眼看了一眼立在门房的二管家。

连说：“我就要一个带把的！”

”小金宝说完了这句话生气地走了，她在临走之前拎住老爷的两只把风耳晃了两晃，老爷的光头弄得像只拨郎鼓，但小金宝的这一手分寸却是极好，生气、发嗲、撒娇和不依不饶全在里头，看得见七荤八素。

老爷望着小金宝远去的屁股心里痒痒的，故意唬了一张苦脸。

老爷背了手吩咐二管家说：“再依她一回，给她找个小公鸡。”

”二管家低下头，小心地答应过。

临了老爷补了一句：“好好挑，挑一个没啼的。”

”我跟在二管家的身后走向那扇大铁门。

大铁门关得很严，在我走近的过程中，左侧的一扇门上突然又打开了一道小铁门。

开门人又高又大，皮肤像白蜡烛，满脸都是油光，他的手背与腮边长满亚麻色杂毛，眼珠子却是褐色的。

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他的睫毛，在他关注别人时他的睫毛总让人觉得他是HH隆人。

他的两道褐色目光紧盯住我。

我提了木箱望着他，脚下被门槛绊住了，打了一个踉跄。

二管家伸出手扶住我。

一脸不在乎地说：“别怕，他是个白俄。”

”白俄伸出两只大巴掌，在我的身体上上上下下拍了一遍。

二管家对他说：“小东西才十四。”

”白俄马上对二管家讨好地一笑，这一笑把我吓坏了，我贴到了二管家的身边。

二管家笑着说：“第一次进唐府都这样。”

”唐府的主楼是西式建筑。

石阶的两侧对称地放了许多盆花。

兰草沿了墙脚向两边茂茂密密地蓬勃开去。

院子里长了法国梧桐，又高又大，漏了一地的碎太阳。

二管家领着我从右侧往后院走。

小路夹在两排冬青中间，又干净又漂亮，青砖的背脊铺成“人”字形，反弹出宁和清洁的光。

我听见了千层布鞋底发出了动听的节奏，走在这样的路上心里自然要有发财的感觉。

“有钱真好。”

”我忍不住小声自语说。

“有钱？”

这算什么有钱？”

”H管家说，“大上海随你找一块洋钱，都能找到我们老爷的手印。”

<<上海往事>>

” “怎么才能有钱？”

” 我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说。

“你越喜欢钱，钱就越是喜欢你。

” “钱喜不喜欢我？”

” 我急切地问。

“到上海来的人钱都喜欢，”二管家不紧不慢地唠叨说，“就看你听不听钱的话。

”二管家是个爱哈叨的人，一路上他的嘴巴就没有停止啃咬。

我的运气不错，一下子就碰上了饶舌的人。

饶舌的人一般总是比寡言者来得和善。

我说。

“怎么听钱的话？”

钱能说什么话？”

” “说什么话？”

”二管家说，“这年头钱当然说上海话。

” 我跟了两步，说：“我听钱的话。

” 二管家宽容地一笑，摸了我的头说，“那你就先听我的话。

——你要钱干什么？”

” “回家开豆腐店，等我有了钱，我回家开一个最好的豆腐店。

” “豆腐店？”

豆腐店算个屁。

” 对面走过来一个女佣，她的手里捧了一大块冰，凉得热气腾腾。

一女佣从二管家面前走过时立即堆上笑，用车承的语调说，“二管家。

”二管家点过头，鼻孔里哼一声，算是答应。

回头想想二管家这人有意思。

我做人的道理有一半是他教的。

谁和他在一起他也会教你，他喜欢说话。

二管家这人喜欢说话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

人上了岁数牙齿就拼不过舌头了。

二管家这人其实心不大，能在虎头帮唐老大的手上混得一个体面差事二管家心满意足了。

现在想来二管家这人其实可怜。

他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在大上海，他的心思全耗在别人的心思里了。

他整天察言观色，瞪了一双眼睛四处打听，为的是是什么？

在上海滩能混得像个人。

他越想像个人其实越来越像条狗，上海滩就这种地方。

我到上海不久他就惹上大祸了。

他本可以不死的，可他还是死了。

他死在对唐老爷的愚忠上。

一个人对主干不能不忠，一个人对主子更不能太忠，太忠了就患，成了愚忠。

不忠容易引来灾祸，太忠则容易招来灾祸。

二管家的死是他自己把来的。

我当初要是懂事就劝他别那样了。

可我能懂什么？”

我才十四岁。

二管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把我带进厨房，而是把我带进了浴室。

这时候大上海的钟楼响起了遥远的报时声，满打满算地六下。

我站在浴室门口侧了耳朵问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怎么这么响？”

<<上海往事>>

”二管家推开浴室的门说：“这是钟，大上海的铁公鸡。

”二管家进了浴室，命令我说：“全扒了，你他妈像个馊粽子。

”我望着浴池，地面很大，正对炉堂口的墙面上晃着橘黄色火光，懒洋洋的。

二管家不耐烦地说：“快点脱！”

”我一颗一颗解扣子，我的粗布盔上衣上有了汗渍渍的湿感。

我把衣裤团在地上，翘着屁股泡进了热水，不规则的乳色热气在脖子四周袅娜并升腾。

二管家用火钳勾起了我的衣裤，迅速塞进了炉堂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叫喊墙壁上懒散的橘黄色火苗顷刻间张牙舞爪了，变得汹涌澎湃。

我望着火苗重新黯淡下去，忍不住心疼。

二管家没理我，只是进了水地把头泡进水里去，好大一会儿才伸出脑袋，他的头发被在额头上，看上去非常好笑。

二管家的情绪不错，他在雾气里头对我很开心地咧开嘴。

我想了想，也跟着他笑，望着墙上平静的火苗无端地幸福起来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怎么能进唐府的？”

”我的下巴点在水面，不解地对他摇头。

“你讨大便宜了，小子，就因为你姓唐！”

”二管家快活地扭动腰肢说，“在这块码头，只要你姓了唐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姓了唐再进了唐府，那可就齐了。

小子，在唐府里头，你是只小耗子，可你再跨出唐家的门槛，猫见了你都得叫你三声大爷；不过呢，你不能乱动，该在洞里呆着你就乖乖呆着，在大上海，伸手退手。

开日闭口全是大学问，你要走错了一步，叭，夹子就把你拦腰夹住了。

——你就算完了。

没有第二回2大上海就这样，你还小，这个你不懂，——记住了，小耗子？”

”“记住了。

”二管家报住了我的头，往我的头上打洋皂。

我抓了几下，头冲向起了一大片洋皂泡沫细碎的滋滋声，像爬过好几只螃蟹。

二管家把洋皂塞到我的手上，命令说：“好好擦，——这可是东洋货，你给我把耳后头好好搓几把，别他妈的给我添麻烦。

”我把东洋皂握在手上，滑滑的像一条泥鳅，有一股很好的香味。

东洋货我可是头一回碰到。

我所知道的东洋货只有“味之素”，听人说像面粉，鲜得在舌尖上打滚。

我只在县城戏园子旁边见过广告，蓝蓝地写成“味0素”，大人们总是说“味之素”。

二管家说：“小子，你他妈真是好福气，赶上这个时候来上海。

我0优爷来上海的那阵子，大马路上还没有装新灯呢。

”二管家从我的手里接过东洋皂在身上格吱格吱只是乱擦，“上海滩的这些大楼，别看那么高，在老爷眼里全是孙子，是老爷看着它一天一天长高的。

老爷在十六铺做事那阵子，嘴上刚刚长毛，后来入了门，‘通’字辈的，这个你不懂。

二爷和三爷原比老爷晚一辈，排在‘悟’字上的，大清亡国的那一年，老爷从英国人手里救了他俩的命，反和他们拜了把子，结成生死兄弟，这是什么事？”

可咱们老爷就这种人！

老爷就是靠一身仗义打下了这块码头！

”“我给老爷做什么？”

”我慌忙问，内心充满崇敬。

“想伺候老爷？”

”H管家耸起肩头大度地·笑；“不吃十年素，就想伺候老爷？”

”我抹了一把脸，对了二管家只是眨眼。

“你去伺候一个女人。

<<上海往事>>

”二管家神秘地一笑，悄声说。

“我要伺候老爷！”

”二管家对我的不知天高地厚没有发脾气。

我真是碰巧了，二管家因为当晚的艳福变得格外宽容。

他笑笑说：“是老爷的女人，老爷捧了十年了，大上海的歌舞皇后。

”“我不会。

”我说。

二管家有点不高兴了，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又他妈的不是让你当主子，做奴才，谁他妈的不会？”

一学就会！

”我不吭声。

我的头脑只想着老爷。

我轻声说：“我不。

”“你不？”

”二管家弄着手里的泡沫，怎么也没料到我不敢回他的嘴，顺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，脸上拉下一道黑。

“你不？”

等见了她，你想学就来不及了！

——你不，老子混到今天这个份上，都不知道不字怎么说。

鸟小不知树林大！

上海滩多少脑袋掉进了黄浦江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

嗯？

就因为说了那个字。

不？

手拿洋枪管，误作烧火棍，你小东西胆子可真大！

我告诉你，你先伺候个把月，你能把个把月撑下来，这只烫饭碗你才捧得住，——记住了？

”“记住了。

”二管家从浴室里一出来就对我进行了改装。

他让我套上了黑色绸衣，袖口的白色翻口翻上去长长的一大块。

二管家说：“唐家的人，白袖口总是四寸宽，你可不要拿他擦鼻子。

老爷可容不得家人袖口上的半点斑，记住了没有？”

”我说：“记住了。

”随后二管家找出一只梳子，把我的头发从中央分出两半，沿着耳根齐齐剪了一圈。

我的头上像顶了一只马桶盖。

二管家帮我较完指甲，说：“好了，小子。

从现在起你是小姐的跟班了，你要记住，是我把你带到了上海。

你要好好干，可别丢了我的面子！

将来发财了，别忘了今天！

——记住了？”

”“记住了。

”二管家用手擦去了玻璃上的水气，我从镜子里一下看见了一个穿着齐整的小少爷。

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我。

洋皂真是不错，我的脸皮也比先前白了。

我的身上洋溢着一种洋皂的城市气味，我看了一眼二管家，这老头真不错，就是咯噔了点。

我回过头，迈出了步子，做了上海人走路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
“逍遥城”三个大字是由霓虹灯管构成的，多种不安稳的色彩迅速闪耀即刻又迅疾死亡，行书的撇捺因灯管的狂飞乱舞失却了汉字的古典意韵，变得焦躁浮动又急功近利，大街两边灯光广告林立，一个个搔首弄姿，像急于寻找嫖客的婊子。

<<上海往事>>

我从汽车里一站上水泥路面就感受到夜上海的炎热。

汽车喇叭一个劲地添乱，它们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。

汽车被各种灯光泡成杂色，受了伤的巨型瓢虫那样花花绿绿地来回爬动。

一个乡村妇女慌张地横过马路，车喇叭尖叫了一声，妇女打了个愣，随即被车轮子搞倒了。

二管家在我的肩上轻拍一下，我急忙回过头来。

“上海有句话”，二管家关照我说：“汽车当中走，马路如虎口，你可要当心。”

我尾随在二管家身后走进逍遥城。

屋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。

各种口音嗡嗡作响交织在一块。

烟雾被灯光弄成浅蓝色，浸淫了整个大厅。

我的呼吸变得困难。

吸气老是不到位，我担心这样厚的空气吸到肚子里会再也吐不出来的。

我的脑子里空洞如风，脚步变得犹疑，仿佛一不小心就踩空了，栽到地窖里去。

这样的场面使我恍如游梦，伴随着模糊的兴奋和切实可感的紧张胆怯，我不停地看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我每走一步都想停下来对四处看个究竟，别一不小心踩出什么乱子。

但二管家已经回头两次了，脸上也有了点不耐烦。

这个我相当敏感。

我内心每产生一处最细微的变化也要看一眼二管家的。

这个城市叫“上海”真是再好不过，恰如其份，你好不容易上来了，却反而掉进了大海。

上海是每一个外乡人的汹涌海面。

二管家在这片汪洋里成了我的唯一孤岛。

不管他是不是礁石，但他毕竟是岛，哪怕是淤泥，这个爱唠叨的老头总算是我的一块落脚点。

我机警而紧张地膘着他，二管家第三次回头时我吃惊地发现他离自己都有两扁担那么遥远了。

我两步就靠了上去，脚下撞得磕磕绊绊。

我一跟上他心里又踏实了，胆怯里窜出了少许幸福，见了大世面。

我侧过了脸，慢慢地重新挂下下巴，痴痴地看领带、手表、吊扇这些古怪物什。

四只洋电扇悬在半空，三个转得没头没脑，有一只却不动，四只木头叶片傻乎乎地停在那儿。

我望着这只吊扇脚底下迈不出力气了。

我曾听说过的，大上海有许多东西它们自己就会动，从早动到晚，我望着电扇脸上遏止不住开心，终于真正走进了大上海，终于成了大上海的人了！

我十分自豪地想起了乡村伙伴，他们这辈子也别想看见洋电扇的。

但只有一眨眼工夫，我又记起了二管家，慌忙赶了上去。

坐在吧台的几个正在讨论一匹马。

“它三岁，是一匹母马，马场上叫它‘黑闪电’，我叫它达琳，”小分头大声说，他的颧骨处布满酒意，随风扇的运转极为浮动。

“我认准了它，两年的血汗全让它砸了，下午枪一响，达琳第三个冲出去，最后一百码它还在第二、我准备跳黄浦江了，他妈的维克多最后一圈它摔到了，达琳一马当先，什么一马当先？”

嗯？

就是他奶奶的发！

够你淌去年臭汗！

“马票又涨了吧？”

“身边的一个问，‘长了长了，’小分头说，‘马场那帮家伙真黑，六块了，少一个子儿也不行，他妈的上个月还是五块。’”

“不行了！”

“三四米远处突然站起来一个中年人，‘烟土不行了，开窑子也不行了，军火还不到时候，要发，这会儿只能在盐上发，要得甜，加把盐，古人就这么说了，安格联干爵是什么眼光？’”

汇丰银行白花花的银子是什么？

<<上海往事>>

是白花花的盐巴！

“我往前走了几步，一个老头在另一处开了衣襟不以为然地摇头，他显然听到了中年人的大声叫喊，他慢悠悠地对身边的说：“白花花的盐是钱，白花花的俄国娘儿们就不是钱卢老头伸长脖子压低了声音说、“俄国娘儿们可真不含糊，干起活来舍得花力气，我刚买了五个，用了都说好！”

“身边的那个失声而笑，拿起了酒杯，讨好地和老头碰了一下。

我听得见他们的叫喊。

他们说的是中国话，每个字我全听得清。

可我一句听不懂。

我弄不懂上海人大声吵闹的到底是什么。

这时候左边站起一个穿白衣服的，他打了个响指，大声说：“香按，Waiter，香按香按！”

“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举起手，高声补充说：“——，——！”

““逍遥城”里的女招待都认得二管家。

二管家一到就把外上衣脱了，套在椅背上。

二管家真是有派头，金牙齿、手表和皮鞋他全有。

我们家乡的人说，装金牙的要笑，带手表的要捞，穿皮鞋的要跳。

二管家不笑，不捞也不跳，财大气粗的派头全在走路的样子里头。

二管家在歌台前坐好了，为自己要了一杯酒和一颗冰块。

二管家没有忘记为我点一盘冰淇淋。

我没敢动，二管家用手背把冰淇淋推到我面前，用下巴示意我吃。

我端起盘子，舀一口送进嘴，没有来得及嚼我就吐了出来。

我用手捂住嘴，又卑怯又害羞地望着二管家。

二管家正端了杯子，冰块在杯中凌凌作响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怎么吐了？”

”我说：“烫。

”二管家就笑。

他的背靠到椅背上胸脯笑得扩展开来。

“这是冰淇淋，小子。

”他说，“只有有钱人才能在夏天享到冬天的福。

”我不放心，小心尝了一口，心里头有底了。

我学着二管家的样，吃一口停一次。

台上的灯光突然变了，红红的一堵墙上放射出雾状红光。

几只铜质喇叭一起吹起了曲子，拐了十八个弯。

硕大的舞台上斜着走上来一排姑娘，她们的裙子极短，裸露出整条大腿，大腿在红色雾光的照耀下有点不真切，毛绒绒的样子。

她们头顶的旋转吊灯也打开了，吊灯的转动光束打在她们们的皮肉上，整个人弄得斑斑点点，如大动春情的金钱豹。

十几个姑娘甩胳膊扔腿狂舞了一气，一个鲜红高挑的女人没头没脑地走了上来，她一登台台下响起了一片欢呼与惯哨。

二管家把两只手举得很高，带头鼓起了巴掌。

二管家低下头小声对我说：“小金宝！”

”我望着舞台上这个叫小金宝的女人，从头到脚就觉得她是假的，不像人。

她的长发歪在一边，零零挂挂的，藤蔓一样旋转着下来，她对着台下弄出一个微笑。

在另一阵欢呼中她把两片红唇就到了麦克风前。

她的歌声和她的腰肢一样摇摆不定，歌词我听不清楚，只有一句有个大概，好像在说谁，“假正经，你这个假正经，”这句话小金宝唱了十几遍，整个大厅里就听见她一个人在哼，“假正经，你这个假正经——”客人们三三两两走进了乐池。

<<上海往事>>

台上的姑娘们舞得也格外起劲。

二管家的脸上一直保持了微笑，他不停的喝，很突然地向我侧过身。

“小东西，王八咬过你没有？”

二管家的话在大厅里极不清晰，我几乎没有听见。

二管家不高兴放下杯子，伸出右手把我的脑袋扭转过来，让我与他面对。

二管家大声说：“你有没有被王八咬过？”

“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茫然地望了他一眼，又把头转过去了。”

二管家再一次伸出手，把我的脑袋拨向他自己，他的嘴靠过来，嘴里的热气喷得我一脸，“你真欠这顿咬！”

“他点了头说，‘听我说小子，三八咬住你，你千万不能动，就让它咬着，你越动，它咬得越紧。把那阵疼熬过去，时间一长，它自己就松下去了。’”

“我恍恍惚惚地点了一回头。”

二管家指甲弹着玻璃杯，用一种怪异的神情盯着我。

“你要让她高兴，就好办了。”

老爷包了她，她就有法子让老爷高兴，老爷一高兴，她就成歌舞皇后了。

在上海不论什么事，只要老爷高兴，就好办了。

“二管家点上一支烟，点烟时二管家自语说：‘在歌厅里给老爷挣钱，到了床上给老爷省钱，她就是会用二斤豆腐哄着老爷上床……’”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，但我听出来了，老爷喜欢吃豆腐，我回过头去，大声说：“等我开了豆腐店，我天天供老爷吃豆腐。”

“二管家愣了一下，叨了香烟懒洋洋地把眼珠子移向了我，他笑起来，没有声音，胸口一鼓一鼓的。”

他笑的时候叨香烟的嘴角一高一低，有点怪，显得下流淫荡。

二管家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傻瓜姓了唐也会变得机灵，——豆腐你还是自己吃吧。”

老爷的事，有人伺候。

“二管家的目光把小金宝从头到脚又摸了一把，对今天的一切都很满意。”

小金宝在台上一曲终了。

她倒了身子，裙子的岔口正对了台下，她的目光骚哄哄地从这只眼角移到那边的眼角，均匀地撒给每一个活蹦乱跳的男人。

二管家把香烟架在烟缸上，站起身说：“跟我来，到后台去。”

“这个叫小金宝的女人把我的一生都赔进去了。”

人这东西，有意思。

本来驴头不对马嘴，八杆子打不着，说不难哪一天你就碰上了。

我和小金宝就是碰上了。

恩恩怨怨也就齐了。

我的上海故事，说到底就是我和小金宝的故事。

秘怕这个女人。

那时候我也恨这个女人，长大了我才弄明白，这女人其实可怜，还不如我。

珠光宝气的女人要么不可怜，要可怜就是大可怜。

怎么说“红颜薄命”呢。

老爷花钱包了她，在上海滩她好歹也是“逍遥城”的小老板，其实她能做的事就两样，就是二管家说的，在逍遥城给老爷赚钱，在床上给老爷省钱。

后来我和她一起押到了乡下，我们像姐弟那样好了两天，我对她一好就把她害了。

我想救她，多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一出口就要了她的命。

在唐家做事就这样，一句话错了有时就是一条命，现的。

立马就让你看见尸。

小金宝就这个命，多少人作贼她，她自己也作贱自己，没事，一有人对她好，灭顶之灾就来了。

她就这个命。

<<上海往事>>

小金宝没有死在上海。
她死在那个孤岛上。
她把那把刀子插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了。
我就在门外，我被她关在门外，只过了一会儿血从门槛下面的缝隙里溢了出来。
我用手捂住门槛，捂住血，对她大叫说：“姐，你别流血了，姐，你别流血了。”
她不听我的话。
她的血也不听我的话。
她的血和她的年纪一样年轻，和她的性子一样任性，由了性子往外涌，灿烂地又鲜又红。
血开始滚烫，有些灼手，在夏末汹涌着热气，后来越润越大，越铺越粘，慢慢全冷掉了。
我张着一双血手叫来了老爷，老爷一眼就明白了。
他显得很不高兴。
老爷嘟哝说：“我可以不让人活，就是没法不让人死。”
“你信不信梦？”
我信。
几十年来小金宝反反复复对我说一句话，她总是说：“我要回家。”
这是她死前最后一晚对我说过的话。
梦里头小金宝披了长发，上衣还是翠花嫂的那件寡妇服，蓝底子滚了白边。
我就没问一句：“你家到底在哪儿？”
“我那时不问是有道理的，我知道她答不出。”
我一直想在梦里头好好问问她。
我一问，梦就醒了。
梦是一条通了人性的狗，该叫的时候叫，不该叫的时候它就是不叫。
我想来想去最后把她的骨头迁到了我的老家，埋在一颗桑树底下。
桑树可是她最喜欢的树。
我去迁坟的那一天是个秋天，没有太阳。
小孤岛上芦苇全死了，芦苇花却开得轰轰烈烈。
芦苇花就这样，死了比活着更精神，白花花的一大片。
秋风一吹，看了就揪心。
岛上的小树一直没有长大，秃了，上头停了几只乌鸦。
我刨开地，小金宝的骨头一块一块全出来了。
她手腕上的手镯还在呢。
我坚信小金宝埋到土里的时候还没有死透，她的手像竹子，一节一节，散了，但弓得很厉害，两只手里都捏着大土块。
我坚信她没有死透。
当年上海滩上的一代佳人，而今就剩了一张架子，白的。
大骨头都康了。
我把小金宝的骷髅捧在手上，闻到了几十年前的腥味。
脑子里全是她活着的样子。
她在我的脑子里风情万种，一眨眼，就成骷髅了。
一张脸只剩下七个洞，牙咬得紧紧的，一颗对了一颗，个顶个。
世上万般事，全是一眨眼。
灯红酒绿，掉过头去就是黄土青骨。
大上海也好，小乡村也好，你给我过好了，是真本事，真功夫。
小金宝就是太混，没明白这个理，自己把自己套住了，结成了死扣。
二管家带领我走向后台。
过道又狭又暗，只有一盏低瓦路灯。
刚才台上的一群姑娘叽叽喳喳下台了。

<<上海往事>>

她们在台上很漂亮，但从我身边走过时她们的脸浓涂艳抹，像一群女鬼。我有些怕，脚底下又没深浅了。

二管家用中指指关节敲响了后台化妆室的木门。

他敲门时极多余地弯下了背脊，这一细小的身体变化被我看在了眼里。

“进来。

”里头说，二管家用力握紧了镀镍把手。

小心地转动。

小心地推开。

小心地走进去。

“叫小姐！

”二管家一进门脸就变了，长了三寸。

“叫小姐。

”他这样命令我。

小金宝半躺在椅子上，两条腿搁在化妆台边，岔得很开，腿和腿之间是一盒烟与一只金色打火机，她胡乱地把头上的饰物抹下来，在手里颠了一把，扔到镜子上，又被镜子反弹回来，而后她倒好酒。

我说：“小姐。

”小金宝没理我，却在镜子里盯着门口的一位女招待。

小金宝说：“过来。

”文书待走到小金宝面前，两只手平放在小肚子前面。

小金宝点点头，说：“转过身去。

”女招待十分紧张地转过了身。

“嗯。

”小金宝说，“身腰是不错，脱落出来了。

”小金宝摸摸女招待的屁股说：“难怪客人要动手动脚的。

”“——小姐。

”女招待惶恐地说。

“刚才没白摸你吧？

”小金宝说，她猛地把手伸到女招待的乳罩里头，抠出一块袁大头，小金宝盯着女招待，眼里发出来的光芒类似于夏夜里的发情母猫。

“别说你藏这儿，你藏多深我也能给你抠出来！

”“小姐，”女招待拖了哭腔说。

小金宝用袁大头敲敲女招待的屁股说：“你记好了，屁股是你的，可在我这儿给人摸，这个得归我，这是规矩！

”小金宝把洋钱重新塞到女招待的乳罩里去，脸上却笑起来，说：“你是第一次，”女招待连忙讨好地叫了声小姐。

“但我也不能坏了我的规矩，”小金宝敛了笑说，“这个月的工资给你扣了，长长你的记性，——去吧。

”女招待刚走小金宝就回过头，瞟了我一眼，自语说：“这回换了个小公鸡。

”小金宝端起酒杯，在镜子里望着我，她的目光和玻璃一样阴冷冰凉。

但她在笑。

“过来。

”这回是对我说的。

我往前走一步，踩在了一件头饰上，紧张地挪了挪脚步。

小金宝伸出一只手，叉住了我的脖子。

她的手冰凉，好像是从冬天带到夏天里来的。

我的脖子缩了一下，僵在了那里。

她的大拇指摸着我的喉头，上下滑了一遭，问，“十三还是十四？

<<上海往事>>

” “十四。

”二管家在后头说。

“十四，”小金宝怪异地看着我，“——和女人睡过觉没有？”

” “小姐……”二管家十分紧张地说。

“睡过。

”我愣头愣脑地说。

“谁？”

”小金宝的头靠过来，小声说，“和谁？”

” “小时候，和我妈。

”小金宝很开心地重复说，“哦，小时候，和你妈。

”小金宝扬起眉头问，“姓什么？”

” “姓唐。

”二管家又抢着回答说。

“姓什么？”

”小金宝迅速地掉过头，“——让他自己说！”

” “姓唐，”我咽下一口口水，回答说。

“我姓唐。

”小金宝说：“你姓唐。

”她把唐字拉得很长。

小金宝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叫臭蛋。

” “我不叫臭蛋，我叫……” “我让你叫什么你就叫什么！”

”
……

<<上海往事>>

编辑推荐

小说比电影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更精彩！

《上海往事》首度集中收录作家摹写清末及民国题材的四部中篇小说，集中展现民国社会多方面风情，是多项文学奖得主毕飞宇迄今最全作品集（共七卷）之卷四。

《上海往事》装帧设计典雅，采用精美双封，可满足读者阅读与典藏的双重需求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